



卷六上

讀子隨識
鷄肋上

石林燕語

杜陽雜編

卷六下

鷄肋下

廣志

卷六上

鷄肋上

廣志

說郛卷第五

讀子隨識一

○尹文子

康衢長者字僅曰善犬能傳字之犬曰善噬賓客不敢過其門者三年長

者而在問之賓客以賓實對於是遂之犬賓客復往

却人謂玉未理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糝周人懷璞朴問却

人賈曰欲買乎却曰欲之出其璞朴視之乃鼠也目謝不取

尹文子見齊宣王嘆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就取處王下

國悉不肖孰理王朝王曰賢不與肖皆無可乎文子曰不然

有賢有不肖故王尊于上臣卑於下進賢退不肖所以有上

依一格

世學樓說郛
元本似有空
格所填之字
未可據信
此二條是筆
似後校者後
填今據尹文
子元書校正

下也

○管子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侍立有間三鴻飛過桓公嘆曰仲父彼今鴻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歆而至為惟有羽翼之故是以其通意於天下乎寡人之有仲父猶飛之羽翼也措國於不涸之倉者投有德也藏國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不如管夷吾乃使管叔請于魯曰受而甘心為施伯謂魯侯曰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何不殺而投之尸鮑叔曰若不生得是君與君

賊比也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管仲以予齊鮑叔受而哭之三奉施伯從而笑之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戮賢人至堂阜之上鮑叔袂而浴之三桓公親迎之却使人操斧立其後公辭三然後退之遂於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墻有耳衛謀外泄之謂也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信聞於雷鼓明道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正謀兵者正齊桓公與仲管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何不為寡人壽鮑叔牙捧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營管仲無忘其策縛甯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而拜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山十里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

在袪衣走馬而疾前公謂左右曰事其不濟乎豈有人若此者乎遂迨管仲至而問之管仲曰登而神有命見者長尺而人物具霸王之君興則登山神見其走馬疾前示前有水也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已而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右涉深至膝桓公拜管仲於馬曰管父之聖若此

○庚桑子

尋常之汙巨魚魚所還其軀鱗而視為之制步仞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孽狐為之祥

聖人之制萬物全其天天全則神神全全之人不慮而通而謀而當志凝宇宙德若天地質白之物以黑為汙質黑之物

以白為汙吾又安知天下正潔正污哉

高士注云吸曰煉精丹而仙曰高士

庚桑子居息壤五年灵王使祭父致篚白璐曰水旱何以禳之对曰水陰沴也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也於國政類德人事類盈九水旱天子宜教刑百宜官去私戒盈則災以類而消百禱至矣

天子勤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光大公直廉靖之才至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規心巧應毀方破遂士之才至天子疑忌大臣躁隨之求士也則奇恠異名區微之才至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父遂奪貪獨淫麗之

才至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外忠內僻之才至

○文子

天有二氣則成虹地有二氣則溘人有二氣則生病孤蘭歆
芎秋風敗之御狄貉之薰衣者不憂寒至聖人以仁義為準
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
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

○尹子

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成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
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故至簡而行之語道廣而不窮
於是妻之以皇嫫之以娥九子事之而托天下焉

神農氏始天下歆雨則雨五日為行雨旬日為穀雨旬五為
時雨四時之制萬物咸利故謂之神

松栢之鼠不知堂竊之有美攢

○墨子

守臣之法木為蒼旗火為赤旗薪樵為黃旗石為白旗水為
黑旗食為茵旗死士為蒼蒼之奉意士為虎旗多則為双鬼
之旗吾人男女為童旗挈為狗旗戟為斧旗盾為羽旗車為
龍騎^旗為旗

管子奉日章則昼行奉月章則夜行奉龍章為行罔奉虎章
則行林奉鳥章則行波奉蛇章則行澤奉鵠章則行陸奉狼

章則行山舉隸章則載食而駕

○申子

堯之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教而不任說皇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而樂安其法也

○慎子

尹文子言曰齊有桓公者二皆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為醜醜惡之名遠布而一國之人無敢聘者人生一世若曉露之托桐葉其能幾何

○劉子

劉登字孔昭

人不照^燠於金而照于^營鏡者以瑩能明也

身之有熱如樹之有蝎樹蝎把而還自鑿身把熱而反自害

故蝎盛財木并慾熾則身忘

畫^畫為西施美而不可說刻作^葬死似而不可食

螟蟻秋生而秋死一時為灾而數年之食今一人耕而百人

食之為螟蟻亦已甚矣

齊之葉士^華栖志丘壑而太公誅之魏之干木道迹幽居而文

侯敬之太公之賢非有^減減於文侯子木之德非有^華逾于葉士

或戮者遇不遇也

華胥履大人之迹而生伏羲女媧感瑤光貫日而生顓頊慶

都與赤龍合而生唐堯握登見文嫻而生虞舜修記見洞流

星而生夏禹夫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殷湯大任夢見長人而
生文王顏微感黑帝而生孔子劉媪感赤龍而生漢祖微子
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孤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
火星若此之類皆聖賢授天瑞相而生也

伏臘合歡必歌採菱石牽挽舟則歌嘯嘽非無激楚之音然
而弃不用者方引重拙刀不如嘯嘽之宜也

晉文種未曾子糶羊言晉文公季外國種未魯曾子季外國
坐羊皮用木種之未與羊雖不生其志文也老聃至西戎而
效夷言夏禹入鯀國怵然而解裳非敬意礼隨俗宜也墨子
儉嗇而非樂者往見荆王文錦吹笙非苟盡性隨時所好也

公輸子之刻鳳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人見其身者謂之龍鷄見
其首者名曰鷓鴣皆訾其醜而笑其拙及鳳之成翠冠雲鬢朱
距電搖錦身霞散綺翮烟藏翩然一翻然後讚其奇而稱其功

○傳博子

宋逮推牛禱賽終自焚滅文獻日祠祭事天軒于人手諸葛
誕夫妻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奉族誅夷此天下所
共見是為明鑒也

○淮南子

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員者常轉窺者常浮蓋自然
之勢也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為禍

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堅則裂齒剛於舌而先契故柔生之
翰墜強者死之徒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
多而事欲鮮扣門求火莫不與者所饒足林中不買薪湖上
不鬻魚所有余也今世祭井竈門戶箕帚拊臼者非以其神
為能享之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因謀而嫁不目而成目
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合趣同千里相從不合行不同對門
不通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聖人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天
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喪撮之衆白也善孝者若齊王食
鷄必食其距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親於心也不夢其像無形
於目也揚子見達路而哭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染絲

而泣為其可以黃可以墨天下有三危少得而多寵一也才
下位高二也自無功而有厚祿三也

牛蹄之澤無尺之鯉頹腐之山無丈之木所以然者何也其
營守狹小而不能容大

却周之女粉白黛黑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

盧遨遊乎北海經乎大陰入乎玄閔至蒙谷之上見處士者
深目而兔喉虎頭而鵝肩豐上而殺下駢軒然方迎風而舞
頽見盧遨翻然下囂然嘆曰嘻子中州之人不宜遠至此

山有猛獸園木為窟木為窟螽蟻藜藿為之不采

伍子胥出走邊候之子胥曰上求我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

亡矣且曰子取之邊侯恐而釋之

楚王忘其猿而林木為之殘宋王忘其珠而地中之莫為之
殫

才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百人為之豪十人謂之傑

石林燕語十卷 宋 葉夢得字文紹吳孝異

以上摠為請
子隨識
大字

太祖皇帝微時常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極笑因取以

占已之名俗以一俯一仰為聖笑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三

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為天子手一擲而聖笑馬机燕王

告祔廟文稱敢昭告于皇考清侯亭侯後世遂因不改漢議

宣帝父稱恭義初諸謚為悼太子魏相以為宜稱尊號曰皇

雙下接天命豈不素定
或二十一行

考則皇考乃尊之稱非後世所得通用然漢習已久雖儒者

亦不能自異也

古者天子之居摠言宮而不明其別名皆曰堂明堂是也故

詩言自堂祖基而礼言天子之堂初未稱有殿者秦始皇紀

言作阿房甘泉未央亦以宮名疑皆起於秦時然秦制獨天

子稱陛下漢曾有魯灵光殿而馬仲達稱曹操范禎稱竟陵

王子良皆曰殿下則諸侯王漢以來皆通稱殿下矣至唐初

制令惟太(皇)后百(官)上疏稱殿下至今循用之蓋自唐始也

其制設吻者為殿無吻不為殿矣漢梁王自言宮殿之裡毛

鷲過失亡不畧陳又黃霸傳云云為一輩先上殿顏師古曰

漢梁王以下
依一格

丞相所坐屋古者屋之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齊高帝為
齊宮以石頭城為其世子宮王儉引在光殿例以聽事為崇
光殿外齋為宣德殿則雖曰宮而猶以殿為疑也梁武陵王
紀在蜀開寢殿以通內厩又丘遲與陳伯之書謂臨川王暕
為臨川殿下

神宗初啟為韓魏公神道碑王禹玉為李士密詔禹玉具故
事有無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張
說碑德宗作段秀實碑及本朝太宗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
和碑六事以聞於是御製碑賜魏公家天命豈不素定哉晏
元憲為留字題廟中書所謂庚寅大橫乖警效如有聞蓋記

家下接或云即高王之辭云云

是也元憲當作元獻小注

漢凡王宮皆曰禁中後以元后父名禁遂改禁為省唐以前
天子之命通稱詔武后名照遂改詔為制肅代後集賢院有
待制之名即漢東方朔之徒所謂待詔金馬門者也既云凡

玉宮既是諸王矣伏伏儼引蔡邕說省中為禁中門閣有禁非

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避元后父名故
曰省中不聞諸王皆曰禁中也漢制度云帝之下書有一曰
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教此云天子之命通稱詔

書非也唐永徽命中弘文館李士一人日待制于武德殿西
門則制度之名非始於肅代以後也明皇置翰林院延文章

另行低格

既云以下當
低一格乃字
文致異也

之士至教術之功皆處之謂之待詔即待詔之名初不改也
母后加謚自東漢始本朝后謚初止二字明道中以章獻明
肅嘗臨朝特加四字元豐中慶壽太皇侍^上仙章子厚為
謚議請于朝詔以太皇太后功德盛大四字猶惧未及始仍
故事遂謚慈聖光獻自是宣仁聖烈與^聖憲肅皆四字云
始仍當^作姑仍詔曰始循故事而已且以四字定謚

父謚稱皇考於礼本無見王制言天子五廟^自考廟王考廟
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則皇考者曾祖之稱也自屈原離騷
稱朕皇考曰伯^庸容則以皇考為父故^晉司或云即禹王之辭
也^{熙寧三年十二月王禹參知政事八年六月韓魏公薨以云禹王為}
^{李士非也}

司下接前馬機為燕王廿二行

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乙式有五福大游小游四朝^時天一地
一真符君^綦臣^綦民^綦九^十神皆天貴^之人^神而五福所臨無
兵疫九行五宮四十五年一易今自甲申歲入黃室巽宮當
吳分請即蘇州建宮祠之已而復有言今京城東南有蘇村
可應姑蘇之名乃改築於蘇村京師建太乙宮自此始
太宗留意字書淳化中嘗出內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漢晉以
下古帖集為十卷刻石賜秘閣世傳為閣帖是也石後禁中
被火焚絳人潘師^且取閣本再摹藏於家為絳本慶曆間刻
^丞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刻於州解為潭本元祐間徐
王府又取閣本刻於木板無甚精采建中靖國初曾丞相布

始仍二字
低一格

此行小字低
一格寫作大
字

當國命劉焘取淳化所遺與近世所出者別為續法帖十卷
又每下矣

淳化官帖黃魯直秦少游所記皆云板刻此乃云刻石也魯
直云元祐中親賢宅後禁中借板墨伯本分遺官僚此云徐
王府取閣本刻於木板豈各自一事耶

續法帖跋云元始祐五年四月十三日秘書省請以秘閣所藏
墨跡未經太宗朝摹刻者刻於石有音衆從之至建中靖國元
年四月二十三日出內藏緡錢十五萬趣其工以八月旦日畢
為十卷上之此乃云曾丞相當國命劉焘別為續帖十卷也
大駕儀仗通號鹵簿蔡邕獨斷已有其名唐人謂鹵魯也甲

楯之別名凡兵衛以甲楯之別名凡兵衛以甲楯之居外為
前道捍蔽其先後皆着之簿籍故曰鹵簿因與南朝御史中
丞建康令皆有鹵簿為君臣通稱二字別無義此說為差近
或又以鹵為鼓簿為部齋鼓駕成於部伍不知鹵何以齋之
鼓又為石季龍以女騎千人為一鹵部簿乃作部皆不可曉
有鹵簿紀宋宣猷公所修審當以為部籍則既去簿不應更言
記王僧孺幼貧母携之至市遇御史中丞鹵簿迫隨講中又
蕭誕為建康令與秣陵令同乘行居前導四卒左丞一沈昭
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驕侍請免誕等官此書所公
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蓋謂此也然此外如宋文

此三行當依一格

連上亦依一格

王僧孺以下依一格

帝以宜都郡王鎮江陵司馬張卽性寡行每來常引夾轂與
詔議王華相遇華佯若不知謂左右曰鹵簿甚盛必是殿下
牽車立於道側人沈慶之夢及卽至乃驚又顏延之常乘羸
牛逢其子殺簿鹵即屏住道側又沈慶之夢引鹵簿入廁中又
陳鎖達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羸小又虞悰朱衣乘車鹵簿
立於宣揚門外入馬行內驅逐人又呂僧孺常導從鹵簿為
南袁州刺史姊適于氏住市中小屋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
宅不以為耻又朱屏其鹵簿自宅至城鼻自有衛率至領軍
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有又陳長沙王叔堅始興王叔陵每
朝會鹵簿不宜首為先後必分道而趨則南朝人臣而用鹵簿

非特前兩事已接唐制皇太子妃親王文武職官四品以上
散官三品以上并長安縣令內婦命才人以上外婦命四品
以上皆給鹵簿本朝皇太子太鹵簿遇升諸則草其具儀注其王
公以下惟大禮奉引象輿及中臺教菜葬則給太子妃以下內
外命婦皆不復給則是本朝人臣亦有給者而比舊愈嚴矣
故中官麥允言及充媛董氏之喪喪給詔鹵簿而馬溫公皆爭
之以其非常典也史記蘇希傳常為軍絳索隱云天漢書作楚
軍簿簿者鹵簿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扈從橫行出乎四校
之中呂濟曰橫行不依部鹵簿也又云鼓嚴簿孟康曰簿鹵
也李善曰言潔嚴鼓簿鹵之中則是或曰鹵簿或曰文簿部

亦通用也景德中王欽若進鹵簿記在前

臣寮上殿劄子未緊言取進退也止蓋唐曰輪清望官兩員於

中禁以待召對有進止之辭崔祐甫甫奏待制官候奏事官及

然後趨出於內廊待進止至百時放是也今乃以為可否取

決之辭自三省大臣論事皆同一體著為定式若尔自

當營為取聖旨蓋濛習唐制而不悟也

高宗永淳元年以郭待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與中書門

下同丞受進止平章事又乾封以後召文士元万頃范履冰

等於北門後進止時謂北門李士又肅宗即位明皇令四海

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唐人章疏初云奉止或

云某人奉宣進止未云伏候進止之類則進止正是可否取

決之詞非專為事對官設也

尚書省樞密院劄字体制各不同尚書年月日宰相自上先

書有次相則重書共一行而左右丞於下分書別於兩行蓋

上以為重樞密知院自下先書同知以次書於上簽書亦然

蓋以下為重而不別行

唐告勅宰相復名者皆不出姓惟單名則出姓蓋以為宰相

人所共知不待書姓而見余多見古人告身類如此國朝雖

單名亦不出姓它執政則書所以異宰相之禮也

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應宮成王魏王為首相始命充使宮

高宗六行亦是致異當依一格

亦是致異依一格

現置使自此始然每為見任宰相兼職天聖七年呂申公為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緩日上表請罷使名自使宰相不復兼使

康定元年李若谷罷參知政事南京以資政殿太師李士為提

舉會吏現事官現置提本自始自是李士待制知制誥皆

得為提本自以為優閒不任事之職熙寧初先帝患四方士

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罷之則傷息留之則玩政遂

成舊宮觀名而增杭州洞霄之則及五岳廟等病依而西京

崇福宮置管勾或提奉官以知府州資賢序人尤不復限以員數

故人皆得以自便宮觀使非獨宰相為之亦不可云兼職其

後宰相呂夷簡樞密使張昊副使夏竦各乞罷宮觀使從之

非中呂申公獨請也

先帝當作神宗

東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與臺省並稱鴻臚寺其一也

本以待四夷賓客故摩膝竺法簡自西域以佛經至舍於鴻

臚臚今洛中白馬寺摩膝真尚在或云寺即漢鴻臚臚舊地摩膝

初未白馬負經既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為浮屠之居

因名曰白馬寺今僧居緊稱寺蓋本此也

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賓客少間有必至於

第季舍與其門客者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會見賓客每

不得已一再見則以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

則病予每一日接客則病米芾誆請好奇在直州嘗謁蔡大
保攸於舟中攸出所藏古軍王畧帖視之芾驚嘆求以他盃
換易攸意以為難芾曰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
因呼^大投船舷欵墜攸惧與之知無為軍初入州解見立石頗
奇喜曰此是^足以當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文言
事者目而論之

杜陽雜編

三

唐蘇鶚

代宗廣德元年吐蕃犯便橋上幸陝王師不利常有則紫氣
如車蓋以有^迎馬有^首及回潼關上歎曰河水洋洋送朕東去上
卿因望鉄牛蹶然謂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宮中有屋號功德
仙言事往往^神驗屢撫吾曰^皆天下有灾過牛方回今見牛也朕
將回京是夜夢黃衣童子歌於帳前曰中五之德方我我胡
胡呼呼何奈何詰旦上具言其夢侍臣咸称土德當王胡虜
破滅之象也^{黃衣土之色中五土之數我我者高盛之義也}

是日副元帥郭子儀與大將李忠義渭北節度使黃仲昇克
復京都吐蕃大

潰上還京師置功臣於凌烟閣上因謂子儀曰安祿山借亂
中原是卿再安皇祚昨朕蒙塵卿復戮力今天下乃卿與我
也雖膏肓不足以襲元老因泣下沾衣子儀於上前嗚咽流
涕曰老臣為復制命矣但慮衰耄不堪王事賴伏陛下宗廟
社稷之靈以成微績上因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轡以賜子
儀知九花之異固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負不
必讓也九花虬即范陽度使李德山所貢額高九寸毛拳如
鱗頭頸鬃鬣真虬龍也每一嘶則群馬聳耳以身披九花紋
故號九花虬上東幸觀獵於田不覺日暮忽顧左右行曰行
宮去幾幾里奏曰四十里上遂令速鞭恐刻夜而九花虬緩

緩然若行一二里而已待從奔驟無及者為超光趨影之匹

為王子年周穆王有八駿名於遺記超光趨影逐日者由是益

加種寵愛既復京賜特賜子儀崇功臣也

上敬天竺教十二年冬製二高座賜高安國寺一為講座

一曰唱經座各高二丈碑沉檀為骨以漆塗之鏤金銀為龍鳳

花木之形編覆其上又置小方座前陳香案次設香盆隅立

金柱頰頰伽高三丈磴道闌檻无不悉具前繡錦檐禱精巧奇

絕魁于一時既設万人齋勅大德僧徹首為講論上躬修安

國寺基殿廊宇制度宏麗就中三

間華飾鑠邃天下稱之為最工人以夜繼日而成上親往賞

王子年二十
字双行注

勞覓者如堵降誕日於宮中結綵為寺賜升朝官已下錦袍
李可及嘗教數百人作四方菩薩蠻隊四十年春詔大德僧
數十輩於鳳翔法門寺迎佛圖百官上疏諫有言憲宗故事
者上曰但生得見沒而無帳也遂以金銀為宝刹珠玉為宝
帳香帛仍用孔雀氍毛飾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二丈刻香
檀為飛簾花檻瓦木踏砌之類其上徧以金銀覆之帛一刹
則夫數百其實帳香帛不可勝記工巧輝煥與日爭麗又悉
以珊瑚瑪瑙瑟瑟綴為幡錦計用珍寶不官百斛其剪綵為
為傘約以万隊四月八日佛骨入長安自開遠門安福樓夾
道佛声振地土女瞻礼僧徒道從上御安福寺观親自頂礼
泣下臆即召兩街奉僧贈金帛各有差仍令京師其老元和
迎真体者迎真身未悉賜銀碗錦絲長安豪家意飾車服駕
有弥路四方挈老幼未現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時有軍卒
断左臂於佛前以執之一步一禮血流洒地至於肘行膝步
齧指我髮不可尽教又有僧以火覆項上謂之煉頂火發痛
作揮其手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動搖而痛不可忍號哭
臥於道上頭頂焦爛奉止蒼皇凡見者無不洪酒焉
上迎佛骨入骨内道場即設金花帳温清席龍鱗之席鳳毛
之褥焚玉髓之香荐瓊膏之乳皆九年訶陵國所貢獻也初
迎佛骨有詔令京城及畿甸於路傍壘土為香刹或高一二

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飾之京城之內約及萬數由是妖言
者剝推動佛光慶雲現路衢說者送相為異又坊市豪家相
為無遮齋大會通衢間結綵為樓閣臺殿或水銀以為池金
玉以為樹意聚僧徒廣說佛像吹螺擊擊鼓擊燈燭相繼又令小
兒玉帶金額白脚呵唱於其間恣為嬉戲又結繡錦為小車
輿以載歌舞如是克于輦轂之下而延壽里推為繁華之最
是歲秋七月天子晏駕誠者以為物極為妖公主慶而上崩同唱
之號明矣僖宗皇帝即立詔婦
佛佛骨于法門其道以威儀是于无其宜体而已然京城耆
老士女爭送別執手相謂六十一度迎真真身不知再見復在
何時即伏首於前嗚咽流涕所在者剝詔令剷除近旬百无
一二為

鷄助一弓

宋莊季裕 名緯

昔曹孟德既平漢中欲討蜀而不得進守之又難為切操出
教唯曰雞肋而已曹莫能曉揚修獨曰夫鷄肋食之則無所
得棄之則殊可惜公婦計決矣阿瞞之續無見於策而其空
言著於後世豈非之鷄肋之措邪方其擷芻蕘鳧茨而餓于
墻壁之間棄而得之雖不及於兔肩視牛骨為愈矣予之於
書殆類於是故鷄肋名之紹興三年二月九日清涼莊季裕
云

筋履之謎載於前史鮑照集中亦有之如一士弓長泉非衣
金如加千里草之類其原出於反正止戈而後人自作字謎

王介甫作字謎云兄弟四人兩人大一人立地三人坐家中
更有一兩口便是凶年也好過又作謎云常隨措大人家滿腹
文章儒雅有時一面紅粧愛何風前月下至於酒席之間亦
專以文字為戲常為令云有商人姓任名餗贖金與錦至關
關吏告之曰餗德餗德入金錦禁急又云親兄弟日日昌堂兄弟
木目相親兄弟火火炎堂兄弟金金鈴又云掘地去土添水
成池皆無有能酌者為字中一點謎云寒則重重疊疊熱則
四散教分流兄弟四人下縣三人入州在村裡只在村裡在市
頭只在市頭又為疊字下兩點謎云兄弟二人同姓同名若
要識我先識家兄不識我家兄知我為誰又婦字謎繼云左七右七橫山倒
自退空將心腹為蒼生

出山甌謎云將軍身是五行精日月燕山望石城待得功成身
健兒之語見於晉段灼梁陳伯之傳至唐尤多余少時過荆
南白碑碑驛見豐碑刻唐官衙下招募健兒使其碑石營白
驛因得名或云後置大晟樂取石為磬未知信否

陳州城外有厄寺堊字乃夫子絕糧之地今其中有一字王佛
云是孔子像舊榜文宣王因風雨洗沉剝但存一字王而釋氏
附會之為一字王佛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顏淵之狀如杜甫
之作十姨天下是如者蓋不可勝數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
媪產入禁中以勞補其甫子為殿侍後登進士善書尤工煇摹

人有居帖假去率多為其摸易真本至於紙素破跡皆能之
為率莫辨也有好潔之癖任太常博士奉祠大廟乃洗去祭
服藻火坐是被黜然或半出不情其知連水軍曰先公為渭
使每傳規公積未嘗滌手余昆弟訪之方授刺則已須盥矣
以是知為偽室宗華源群生仲御家多声妓嘗歆驕之大會
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教幸姬解衣袒臂奉其酒饌姬侍还
于它客盃盤狼藉久之亦自迁坐於衆賓之間乃知潔疾非
天疾然人物標致可愛故一時名士俱與之游其作文亦狂
恠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奈甘露有先人不肖露兄故嘗叩
之乃曰只是甘露歌耳大觀中至礼部員外郎知淮陽軍卒

越州在鑑湖之中繞以秦望等山而莫蕪难得故諺云有山
無木有水無魚有仁無義里俗頗以為諱言及無魚則怒而
歎爭之又井深者不丈尺淺者可以手汲霖雨時平地發之
泉出然旱不可旬中則井以涸矣皆泉乃橫流故尔因裂滅
不肯深淺致源不廣也諺又云地無三尺土人無十日恩坎
語二浙皆云

浙西諺云蘇杭兩浙春寒秋热对面西廡暖皆地廡說言其
反覆如此又云雨下便寒晴便熱不論春夏與秋冬言其無
常也此言亦通東西為然

九州以揚名地本其水波輕揚為目漢三王策亦有五湖輕

心之戒大抵人性類土風西北多土故其人重復魯刑揚多
水其人亦明惠文巧而患在輕淺肝鬲可見於眉睫間不為
風俗所移者唯賢哲為能耳

孫真人千金方有治蠱癘方以故梳篦二物燒灰服云南人及

山野人多有之猶未以為信嘗泊舟嚴州城下有恭茶肆四人人

少愛鮮衣靚妝銀戲簪花其門戶金漆雅潔乃取寢衣鋪几

上捕蠱投口中幾不輟手旁與人笑語不為羞而視者亦不

恠之乃知所云為不妄也又在劔州見僧舍九故衣皆煮于

釜中雖然衣亦然蠱皆浮於水上此於生食者小間無其治

蠱則置衣藥茶焙中火逼令出則以熨斗焙殺之

事魔食多菜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遠方以

財產半給告人餘皆沒官而近時事者益眾云如歙自建流

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臘亂其徒處處相煽而起問其法

斷葷酒不自事神物祖先不會賓客死則裸葬方殮方盡飾衣冠

其徒使二人坐於尸傍其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答曰無遂

其去冠逐一去之以至於盡乃曰來時何有曰脫衣則以布

囊盛尸為云事之後致富小人無識不知絕酒肉燕祭享葬

自能積財也又始投其黨有甚貧者衆率財以助積微以至

於小康矣凡出入經過雖不識黨人皆館數為人物用之無

問謂為一家無故有無碍被之說以是誘惑其衆其魁謂之魔

王^王為之佐者謂之魔翁魔母各誘化人旦望人出四十九錢於魔翁處燒香魔母聚所^得錢以時納于魔王歲獲不貲云亦謂金剛經取以色見我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為真佛說其經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則以无字連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訛以魔為麻謂其魁為魔黃或云易魔王之名也其初授法設誓甚衆然以張角為祖雖死于湯鑊終不敢言角字傳云何執中守官台州獲事魔之人勘鞠久不能覺其虛實乃委之窮究何以襟物有類問能識其名則是非而置一羊角其名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不事祖先裸葬之類固害風俗而又謂之人生為苦若殺之是救

或云處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得殊

其若也謂之度人度人多者則可以成佛故結集既衆乘亂而甘嗜殺人最為大患尤憎惡釋氏蓋以或與之為戾耳但禁令大嚴每有告者株連既廣又當籍沒全家流放與死為等必協力同心以拒官吏州縣憚之率不敢按以及增多余謂簿其刑典除去籍財之令但治其魁首則可以弭矣天下風俗各有所諱亦有謂而然謂川潘源諱賴云始太祖微時往鳳翔謁節度使王彥才得錢數千遂過原州臥於田而樹陰覆之不移至今猶存謂之龍潛然而未至潘原與市人博大勝之邑人欺其密也歐而奪之及即位亡幾欲廷廢此縣故以欺為賴其義何居常州諱打賊云有子為五百而

父犯刑恐他人撻之楚而自施杖為雖有愛心於礼教則疏
矣楚州人諱烏龜頭云郡城象龜形嘗被巧術者教以擊其
而破也泗洲多水患故諱靠山子真州多回祿故諱火柴頭
漣水地褊多荒人以食芦根為諱蘇州人喜資諱賊世云范
文正知杭州乃平江人警夜者避不敢言賊乃曰者叅政鄉
人是何咲也而京師僧諱和尚稱曰大師尼諱姑呼為知尚
南方舉子至都諱蹄子謂其為瓜與獠同音也而秀州之諱
佛種以昔有回頭和尚以姦敗良家為所爾衛卒諱甘醫家
以顛狂皆陽盛而然疑乾者謂是也俗人謂氣不足為九百
或以乾為九教又以成呼之亦重陽之義耳蜀人諱雲以其

近鳳也劉寬如客罵奴為畜產恐其被辱而自殺潞人雖父
子朋友以畜為戲語而对子孫呼父祖名為傷毀之極在龍
泉兄材人有克石而名壘名嬌之類可恥職問之云欲難問
又可恠也

漢史依燕地初天子賓客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為俗
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
榮為頗猶正然終未改與南方通好每燕集亦用娼妓聞半
皆良家以色選差如中國之庸後更代不以為耻也後燕山
諸將嘗大會公卿指名以召諸娼莫有至者垓而問之云待
之輕簿故不能蓋以衆容共要一妓始為厚也凡娼家仕

其子孫子之類無
其為必繁錦福

族女子皆髡首嫁許方留髮冬月以括萎塗面為之物妝但

加傳而洗不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為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

今使中原婦女盡汙於殊俗漢唐和親之計蓋未為屈也

諺云麥高不及低靖康元年麥高多於人者既熟大雨所損

十八順康神谷道人云大風先倒無根樹傷寒偏死下虛人

生恬智嘗寢云犯色傷寒猶易治傷寒犯色最難醫王與元表

云治風先治脾治痰先治氣皆衛生之要

小人之相亦多其易驗者有一絕載衣破識為人賤須者四

般飯遲阿屎疾睡重自難無不應者

汝陰尉李仲舒漢臣山陽人生平戒殺名釋教令置蠶於綿

繫骨中父亦飢死有人教放青葉草上經宿沾露則青虫

飛去試之信然皆折而化

瘡發于足腫骨停內令觀合色紫而痒者北人謂之臘瘡南

人呼為疥瘡其實一也然西北之人千萬之中患者乃無一

婦大下寒血尤罕疾南方婦女亦多苦之蓋俗喜飯白酒

食魚煮嗜鹽味而鹽則散血走下無乃發熱作瘡酒作藥有

每三物氣味皆入於脾腎而足肝之間二脉皆由故瘡之發

必在其所素問云魚鹽之地海濱傍水民食魚而嗜鹹魚者

使人熱中鹽者勝血魚發瘡則熱中之信其民皆黑色踈酒

其病皆為癰瘍血熱而弱故喜又本草酒大熱有毒能行

百藥服石人不可長以酒下遂引藥入手四肢滯血化為癰
疽今白酒麴中用草烏頭藥皆有大毒甚於諸名釋經謂甘
刀刃之蜜忘截舌之患况又害不在於目前者乎諺謂病以
口入禍以口出信矣

大人以大对小而言耳而世惟子称父為然若施之於他則
衆駭然之矣今畧奉經史子傳之所云以證其失為易乾卦
九五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註大人賢人君子論語畏大人即
聖人孟子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注大人謂因君臨大人為
能格君心之非謂輔臣大人正已而物正謂大丈天不為利害
動搖者為義其小者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注務口腹者為小人治心

志者為大人如大人者言不必信義亦類此惟漢高祖云始
大人以臣為亡賴霍去病云不早自知為大人遺体崔豹云
大人少有英称晉陳騫云大人大臣唐裴敬爨云大人病吾輒
然皆呼其父兩疏傳受叩頭曰儀大義則又名其叔張博云
王遇大人益解范滂惟大人割不忍之恩蓋謂其母唐柳宗
元謂禹錫之母亦曰無辞以白其大人注大人長尊之称尊
事之也岑彭傳韓歆南陽大人謂注大家豪右高駢傳女丑
王奉先謂師鐸曰揚州灾有大人死秦彦曰非高公邪呼韓
邪單于傳大人相对久之後漢北匈奴大人車利漢唐蓋蘇
文公父為東部大人則夷狄亦指尊長為大人也梁元常帝金樓

子云荆間有人名我此人向父稱我子恒稱名此其異也又有名子為大人者北人但呼子為大人以有異也又且韃候單漢天子我大人行注云夫人尊長之稱也故荆軻傳高漸離家大人召候前繫筑杜青贈常濟詩云夫人試靜听而柳元宗呼妻父揚詹事夫人母獨孤氏為丈人母故今時惟婚呼婦翁為然亦不敢名尊老以為譏乎至呼父為爹母為媽以兄為哥奉世皆然問其又則無說而莫知以為媿風俗移人休於衆楚豈時世而已哉爹字雖見於南史梁始興王始簪云與王人之爹救人急如水火為時復來乳哺我荆云方言謂父為爹乃者徒我切又與他人所呼之音異也

高宗南幸舟方在道中每泊在岸執政必登舟謁行於沮洳則別躡芒鞋呂元直時為宰相顧同列戲曰草履使將為赤駕既為停舟水深乃積船程以進叅政范甌民曰船船却以當沙堤

油通四方可以食與蠶者惟胡麻為上俗呼脂麻言其姓有八拗謂雨暘時薄救大旱方熟開花向下結子向上炒焦壓擢才得生油膏車則滑鑽針乃澁也而阿東食大麻油氣臭與菴子皆堪作雨依陝西又食杏仁紅藍子花蔓菁子油亦以作灯祖璉以蔓菁子薰目致失明今不聞為患山東以菴耳葶子作油此當治風有益江湖少胡麻多以桐油為燈但烟

濃汗^物盍像之類尤畏之沾衣不可洗以冬瓜滌之乃可去也
清而味甘堪食之令人吐利飲酒或茶皆能蕩滌蓋南方酒
中多灰甬嘗有婦人誤以膏髮粘結如埴^雜百治不能解竟斃
去之又有傍毗子油其根即烏^藥葉村落人家以作膏火其烟
尤臭故城市罕用柶子油如暗可摧燭廣南皆用處婺州亦
有潁州亦食魚油頗腥氣宣和中京西大廩人相食煉腦為
油以食販與四方莫能辨也

定州織刻絲不用大機以^絲熱色^絲於木掙上隨所欲作花草
禽獸狀以小梭織結時先留其處方以襍色綿綴於^經緯之
上合以成文不相通連^承永空視之如雕鏤之象故多刻絲如

婦人一衣終歲方就雖作百花使不相類亦可^蓋緯線非通
梭所織也^州武縣織薄縑修廣合於官度而重才百銖望
之而如霧著故澆之亦不可^純踈^隰陵有一種絹幅甚狹而
光密蚕出獨早嘗端午充貢涇州雖小^兒見皆能撚茸毛為線
織方勝花一疋重丈十四兩者宣和間一疋錢至四百千又
出筴鑰石織尺之甚^類工巧尺一对至五六寸番鑷子每枚
兩貫^紫如寧出綿紬鳳翔出安^凡尾其天生曲^棘者亦直數十緡
原州善造鐵銜鎧水繩隱花皮作安^鞞之^華葉好者用柴室鑊廁
飾以高價多者費值千緡西夏與州出良弓中國購得之每
張類百千時邊將有以十數獻童貫者河間善裁篋刀子以

水精美玉為靛，靛如絲髮，陳起宗為詹度，搢宜罷官，至有數百幅，副衢州開化山僻人，麓魯而製茶籠，鐵鎖亦焦，蘇州以黃草心織布，色白而細，裁若羅纈，越州尼皆善織，謂之事綾者，乃壯^北方，隔織耳，名著天下，樊州紅邊貢羅，東陽花皆不減東北，但絲綾中細，不可與極棗等比也。

衛瓘家人炊飯，隨他尺化為螺，歲餘及禰石崇家，稻米在地，經宿皆化為螺，人以為滅族之應，却注敗前，楮中藥花為蚘，數方飛去，裴楷家炊麥在甑，或變如拳，或侷血，或作蕪青子，期年而卒。

管中窺豹，世人唯知王猷之事，而其原乃魏武令中語中也。魏志注建安八年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國之邇，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軌。

唐初賊朱粲以人為糧，置槁磨塞，謂啖醉人如食糟豚，每覽前吏^史為之傷嘆，而自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七十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米斗至數十千，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於犬豕，肥壯者一板不過十五斤，全軀曝以為腊，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紹興癸丑歲，汎海到錢唐，有持至行在，猶食者老瘦，男子瘦，詞謂之饒袍，犬婦人少^艾者，名之不尾，羊小兒呼為和骨爛，又通目為

兩脚羊唐止朱紫一軍令且百倍於前世殺戮焚溺飢餓疾疫陷望^墮其死已衆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謂喪亂死多門矣不意老眼親見此時嗚呼痛哉

釣絲之半繫以篋捩謂之浮子視之其沒則知魚之中釣韜退之釣魚詩云羽沉知食驥則唐世蓋覆以羽也

常哀有集謝賜緋表云內給事潘某奉勅旨賜臣緋衣一副并魚袋玉帶牙笏等臣奉媿聚螢才非倚馬典擯朱博謬陳良史之官辭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惟知待罪敢望殊私銀

章雪明朱紱電映魚酒在手虹玉橫腰祇奉寵崇願忘驚傷煖蠟之詠恐刺因風螻螻之誠唯酬天造則知唐世玉帶於

緋衣而銀魚亦懸於玉帶者也

本朝宗室凡南班環衛官皆以皇伯叔姪加於御上更不書

姓雖祖免外親亦然熙寧中始有換授外官者則去皇屬而

加姓宣和中又并姓除之時以為非靖康中乃復旧制常哀

集載李譔除祕書監詞云昔刘向父子代典文籍今之秘室

豈可避親再從叔正議大夫守光^祿卿唐^{同正}鄭員嗣澤王譔幼嗣

蕃國夙彰忠孝蓋唐世非期親不家^加皇字雖^出閣外任亦不着

姓而以^尊唐從載于御上似為得也然本朝宗子皆復名而連

字宗派服屬見而知之又漢唐以來所弗逮者

趙叔問為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厭賓客在省还家挂^當歇

息牌子門首呼為三覓侍郎回謂朝回在飯在後湯羊也
范覓民作相三十二歲肥白如冠玉旦起與裹頭帶中必皆
攬鏡時謂三照相云

泉福二州婦人轎子則用金漆顧嬾人以荷福州以為僧擎
至他男子則不宜肩也廣州波斯嬾繞耳皆穿穴帶環二十
餘拔家以篋為門人食擯擗唾地如血壯人嘲之曰人人皆
唾血氣家太篋門又婦人凶悍喜聞訟雖遭刑責而不畏恥寢
陋尤甚堂香美之氣鍾於綠珠而已邪

閩右塞上有菓羊無角色類犛人取其皮以為裘褥又夷
人造噶酒以菽管吸于甌中老杜送衆弟從亞赴河西判官詩
云黃羊餒不羶芦酒还多醉盖謂此也

蔡京大清撲待宴記云政和二年三月皇帝制詔臣京省過
省衍復官就職詔以是月八日開復後苑晏太清樓召臣執
中臣侯臣偲臣京臣紳臣居厚臣正夫臣蒙臣詢仁安中臣
休臣貫於崇政殿賜坐命宮人繫鞫乃由景福殿西序不苑
門召臣京曰汝跬步坐宣和廊言者所謂金跬土戶者也厚
誣宮禁其金子攸入現為者東入小花徑南度碧芦叢又東
入便門至宣和殿止三搢几臺榻漆以黑下字純珠上棟純
綠棟綠無文綠東曰瓊蘭西曰凝芳後曰積翠南曰寶甌林北祠
曰玉宇後有詔曰環碧兩傍有亭曰崑漪曰諸沼次日有山

殿云華閣曰大寧左右躡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次日會
 春閣下有殿曰玉華玉華之側有御書榜曰三洞瓊父之殿
 有鐘玉綠雲軒相持臣京奏宣和殿閣沼亭潔齊清虛雅素
 若此則言者不根蓋不足如日牛謁者引執中以下入女童
 樂曰百靴袍玉帶列排場下宮人珠籠金玉束帶秉扇拂
 巾劍戲執香毬擁御床以次立酒三行上顧謂羣臣曰承平
 無事君臣同宜略去苛禮飲食起居當自便無問已而群臣
 盡醉京又為皇帝乘鳴鑿堂記曰宣和九年九月金芝生道
 德院二十日皇帝自景龍江泛舟由天波溪至鳴鑿堂淑妃
 從臣京朝堂下移班拜配妃內侍連呼曰妃荅拜臣欲謝內侍

依起膝不得上下曰今歲四幸鳴鑿矣固卑陋且家素窶無
 具頭留少頃使得伸尊奉意上曰為卿從容臣退西廡視處
 膳上為奉節節屢醺歡笑如家人大遣使持馬腦大盃賜酒遂
 繹西閣親手調茶分賜左右妃亦著遣賜道由臣堂視卧内
 嗟其弊惡步至芝所止立門屏側語曰不御袍帶不可相見
 去冠服臣皇恠曰人臣安敢罪万死吐曰既為姻家置君臣
 礼當叙親上親酌手持撤攬以賜特屏内御坐有嬪在側尺
 尺不敢望衆佯曰她也以顧起遂起立臣附童貫致礼乃
 奏乞遣貫為她寿上乃酌酒授貫她飲竟上又酌為她酬酒
 上調羹她酬酒上調羹她剖橙搯拊色蕉分餘甘遣臣婢竟

臣頭首曰昔人三顧堂成已六年千載樂過鳴鑿

餘賜曰主上每得四方美新味奇必賜師相無頃刻瘳忘念師
相知無忘臣懷感與謝上又賜酒命貫酌曰可以貫與貫為
臣言相於古今無若者臣鳴咽嗟惜因語身危非主上幾不保
如今日大理魏彥純事是也貫遽以聞上駭曰御卿若以小
人猶敢尔昨日聶山對請窮治彥純以竟其離間故羅尹事
朕豈以一語罪卿小人以細故羅耳識亟索紙即屏上草詔釋
彥山純聶知安州上又命酒使貫陪遂醉語孫掖出京之叙
致觀屢如此不持欲夸耀于世又將以恐動言者然不知皆
不足之持而然也適足以為國家之辱焉特以居上其不賜紫
羅方段使治幕而京之獻遺亦數十萬緡後戶部侍郎王蕃發

發之究治皆權貨幣錢也所謂天波溪者由景龍室錄官脩
城西南以至京第其子孫條其其書其父謂今日思波他年禍水
而小民謹言蔡相居中人不羨乘十方勝官字渠底串是也

自中原遭胡虜之禍人死于兵革水大疫飢墜墮寒暑力疫
者蓋不可勝計而避地二廣者幸獲安居連年瘴癘至有滅
門如平江府洞庭東西二山在太湖中非舟楫不可到胡騎
寇兵皆莫能至然地方幾百里多種柑橘桑麻糊口之類及
仰商販紹興二年忽大寒湖水遠遠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
飢死富人適遠人負載水輜水可行遽又冰拆水而沒者亦衆泛舟
而往率遇巨風激水舟皆即冰凍重而復溺不得免又是歲

八月十八日錢塘觀湖往者特勝岸高二丈許上多積薪人皆棄薪立忽風駕洪濤出岸激薪崩推死者又數百人衢開化縣田界分嚴徵信之州間方山所環路不通驛部使者率數十歲不到居人流寓持以安處三年春隔邑人以私告怒農事魔有白馬洞繆羅者殺保正怒其乞取弟四六者輒衣襟服傳布喧動至遣官兵往捕一方被害七夕日興化軍忽水城內七尺連及泉州界漂千餘家前此父老所不紀蓋九州之內幾無能保其身者豈一時之人數當尔邪少陵謂喪亂死門多信矣

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祐村高魯善之人通兵書李道家能出

禪一日方崔坐為妹婚蔡文以杖擊戶禪驚不歸自爾遂矣

心然居喪猶如礼草文正行杖皆不悟失其得疾之歲即書

曰自此天下大乱遂擲筆于地蓋其心之乱也口有子早世只

一孫女喪夫亦病狂嘗閉于室中窓外有大苑樹花邊商盛開

一夕斷檣登木未食桃花裁木明旦人見其裸身生于樹身以

梯下之自是遂愈再嫁洛人奉詔即任婚以壽終

建炎後俚語有見當時之事者如士途捷徑無过賊上將奇

謀只是招又云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趕着行在

發酒醋

興化軍莆田縣去城六十里有通應廟水在其下亦曰通應

地仙水極深緩海潮之未亦至廟所故其江水鹹淡得中子
魚出其間者味應稱美上下十數黑魚味即異頗難多得故
通應子無名傳天下而四方不知乃謂子魚大可容印者為
佳雖山谷之博聞猶以通印即紫魚為披錦黃雀之對也至
云黃魚皆上通三印則傳者益誤止可謂一麾為此矣以子
者取子多為貴者也

紹興三年八月浙有地震地生白毛絨不可斷時平江童謠曰
地上白毛生老小一奔行臺臣論其事因下求言之詔宰相
呂頤浩由此以罪罷晉惠成帝滅康初秦武太元二年十四
年皆地生白毛述祥也孫咸以為人勞之異其後征伐徵歛賦

役無寧遂咸天下勞擾百姓疲怨為時軍多擄掠婦女人有三
四每隨軍而行謂而老小方韓劉自建康鎮江更戍晚而劉
移屯地州韓福分軍江寧寧王瑛往湖南岳飛自江外來行
在即至九江郭仲首赴明州老小之行已數十万人也

白樂天詩云歲盡能藍尾酒奉盤先勸膠牙錫又云三盃藍
酒一搽膠牙錫而東坡亦云藍尾忽驚新火後樂天寒詩云
三盃藍尾酒

遨頭要及浣花前成都大守自正月二日
出遊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朋藍字

余嘗見唐小說載有翁媪共食一餅或有客云使秀才樊尾
于是二人所啖甚微未乃授客其得獨多故用貧婪之字如

歲盡屠蘇

酒自小飲至大老最後所餘為多則亦有貪婪之意以錫膠牙俗尔於歲旦嚼琥珀錫以驗齒之堅脫或然曰較字然二者今施之寒食豈唐世與今異乎

西浙婦人皆事服飾口腹而恥為營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

其費者皆縱其私通謂之貼夫公然出入不以為怪如李近詩

居人其所貼者皆僧行也多至有四五為浙人以鴨兒為大諱

北人但知但鴨作美雖甚熱亦無氣後至南方乃知鴨若只一

雄則雖合而無卵雖二三始有子其以為諱者蓋為是耳不在

於無氣後也金人牧南上皇遊位虜將及都城乃與蔡末攸一

二近侍微服乘花網小舟東下人皆莫知至泗上徒步至市

至中買魚市醉未諧估人呼為保义止皇顧攸咲曰這僕毒也臨

猶賦詩用就船莫美故事初不以為咸歲

自古兵乱郡邑被焚毀者有之雖盜賊殘暴必賴空廬以處

故須有存者靖康之後金虜侵凌中國露居異俗凡所經過

尽皆焚毀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之後但有葺葺葺卓

巢温之徒猶假崇儒未嘗敢犯至金冠為逐烟塵指其像而

詰曰爾是言夷狄之有君原之綱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

恭政孟瘦庚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聞見即奉身戰慄至於

我其母與弟皆然母至死不相見又惡徐姓之打銀打鉄声

之買物不得見於餘錢耳不欲一文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

甚多力極喜一日偶問其家所業婢曰打銀疾亦遂作更不
可見竟遂去之至於其他皆無所失醫祝無施其術蓋前世
所未曾也

甄徹字見獨本中山人後居苑丘大現中登進士第時林摠
為同知樞密院當唱名讀為監音上皇以為真音摠不遜避
呼徹問之則從帝所呼摠遂以不識字出坐後見甄曰譜乃徹
之祖屯田外即履所記云舜子商均封虞周封於陳楚惠王
所滅至烈王時有臣陳通奔周王以為患將美其族以舜居
甄陶之職名命為甄氏皆通之後而居中山者於即為近按許
慎說文甄陶也從瓦聖居延及吳書孫堅入洛屯軍城南甄官

井上但有五色氣令人入井探得傳國璽堅以甄與己名相
協以為授命之符則三國以前未有音為之人切者矣孫權
即位尊堅為武烈皇帝江左諸儒為吳諱故以陶甄之間取
其音之相近者轉而音真說文顛頭聞以真為聲烟咽以甄
為聲剛糾以川為說說先以先為聲皆共先真顛中互以為
聲也沉人吳爾以甄為解則愈真愈近矣其後秦為世祖符
堅隋為高祖揚堅皆同為音暫避其諱然秦有異其止一十
五年隋帝帝天子才三十七載諱避不久尋則還復既殊漢
慶為賀又異唐丙為景字且不易惡能遽有故世改遷鎮定者
狻守甲姓舊奈何世俗罕識本音縱不以真見呼又乃反為堅

字慮後從俗致洎河本真是用原正厥音恭政世系叙為家譜
云余按千姓編通作二音而張孟押韻真與皆之人切舜陶
甄河濱因以為氏又稽延切而稽延之音訓察于與而不言
陶與氏也堅自音經天切與平之音異矣嘉加祐中王陶作言
徹之曾祖說馬濟墓銘云甄以舜陶氏出于陳避吳符隋時
有為甄南北溷訛姓目莫分本之於古乃識其真煬安府城
中有七窳山車駕駐驛時御史中丞丞辛丙殿下侍御史常同
監察御史魏弘明橐周綱皆居其上人遂呼為五臺山
車駕駐驛臨安以府廨為行宮紹興四年大享明堂更修大
殿以為享所基即錢氏時握髮殿吳夫語訛乃云惡發殿謂

錢王殿起乘座也時殿柱大者每條二百四十斤足總木價六
萬五千餘貫則壯麗可見言者屢及之而不能止

紹興之後巨盜多命官招安率以宣慰舍人寵之時以以官
為恥然清流者寄祿官下皆兼有兼字至賊輩則無又加進郡者
三以忠者處之其徒所稍解者甚非曠蕩故安反側之意
也

故人所謂媵妾者今世俗西北名日祗候或云左右人其以
親近為言也極鄙俚而游人呼為貼身或曰橫床江南又為
橫門尤為可咲

江南人謂社日有霜必雨丙辰春社繁霜覆以日果大雨朱

齊亮潁州人為鄧州散官有喬世賢者持才輕忽遇與朱相
值邊問之曰君必齊亮何謂齊亮何朱報云何世無賢朱問君
名姓將何以出喬塙然不能答蓋古惟有橋姓而姓莫知其
由至唐始有喬及之名或曰匈奴遺姓也

余家古書有呂縉卿叔穎文集載津陰節婦傳云婦女年少美色
事姑甚謹夫為商與里人共財出賤深相親好至通家往來
其里人悅婦人之美因同江行會傍無人即排其夫水中之
水泡曰他日此當為証既溺里人大呼救得其尸已死既甦
慟為之制服如兄弟厚為棺斂送終之禮甚備錄其行橐一
毫不私至所賤貸得利亦均分著籍既歿水尽奉以付其母為

擇地葬日至其家奉其母如已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老亦
不忍去皆感里人之恩人亦喜其義也姑以婦尚少里人未
娶視之猶子故以婦嫁之奉尤歡睦後有兒男數人一日大
雨里人者獨坐簷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其故不肯告愈
疑之叩之不巳里人以婦人相歡又有數子待已必厚故以誠
語之曰吾愛汝之故愛汝前夫其死時指水泡為證今見泡
水竟何為能此其所以笑也婦亦笑之而已後伺里人出即
訴于官鞠實其罪而行法也婦慟哭曰以吾之色而殺夫亦
何以生遂赴淮而死水書呂氏既無餘家者亦散放兵火姓
氏皆不能記姑序其大略而已矣

歷日終治水龍數乃自元日之後逢辰為支即是得寅卯在
六日為豐年之兆

楚州有賣魚人姓孫頗前知人灾福時呼孫魚者宣和間上
皇聞之名至師京館于寤錄宮道院一日懷蒸餅一枚生一
小殿時日高拜跪既久上竟徹餒孫見中即出懷中蒸餅云
可以點心上皇雖訝其異然未間接孫曰後來此亦难得食
也時莫悞其言明年遂有沙漠之行人始解其識

吳并止公著看漫堂集載顧况老失子作詩云老人哭愛子淚下
皆称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每誦詩哭之哀甚未幾復
生子非態能道前言在寤世事聞有曼中其父哭并詩不勝其哀懇

於寤官復為况子非熊任憲起屋舍人宋明發晉叔紹興丁
亥十年在蒼梧悞失子其子未病時書窓壁作十月十二日字
既卒夢於其母且復為子壬子十月十日於五年果得子其
事頗與非熊類可謂異矣晉叔賢厚是宜有子者余亦識晉
叔宋成人丁巳歲為浙西提奉市舶其室王氏睢陽人景陽
之女同老之孫也

太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論語
音注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父台一名字公信叔齊名智
字達夷齊謚也陸德明取之不知少陽篇何人所著今世猶
有此書否如趙岐謂所孟軻字則未聞而李翰裝蒙求引史記

云字子輿今現史記則嘗有刘孝標亦云子輿用藏倉之詐
五臣注為孟軻字也

沈存中筆談載雷火鎔寶劍而銷不焚與玉冰注素問謂龍
火得火而熾投火而滅皆非世情可料余守南雄州紹興丙
辰八月二十四日是事視火雷破樹者數處而福慧寺普
賢像亦裂其所乘獅子九金所飾與像尚皆消釋而其絲采
色如故與沈所書皆相符也

淵聖皇帝以星變責躬詔云帝膳百品十減其七放減宮女
凡六千餘人則道君朝蓋以万計矣見吳拜拜承旨摘文集廣南
里俗多撰字益以夸為息奎為隱長為矮如此甚衆又呼舅

為官姑為家竹輦為消遙子女婿作附馬皆中州所不敢言
而歲除爆竹羣民還聚大呼万歲尤可駭者

吳玠正仲云渠為從官與數同列往見蔡京坐于後閣京諭
女童使焚香久之不至坐客皆竊恠之而報云香滿蔡捲
簾則見香氣自他室而出靄若雲霧濛濛坐對半不相睹而無
烟火之裂烈既婦衣冠芬馥數日不歇計非數日十兩不能如是之
濃也其奢侈大抵如此

廣州可耕之地少民多種柑橘以高利嘗患小虫損食雖樹
多蠹則虫不能生故園戶之家買蠹於人遂有以蠹為敗者
用猪羊將盛脂其中張口發蟻穴俟候蠹入中則持之去謂

之養蠶柑

信州代陽縣海棠滿山村人至并花伐以為薪廣南以振啖
猪處州龍泉以荀石亦然温州四時有蘭各有一種衡州耒
陽縣有花一株結子而穰不堪食廣州有無核枇杷南海有
無核荔枝一株嚴州道判所下有花數種而合為一樹云見
無唐杜牧詩中宣和間欲移取屢矣卒以盤根不可徙而止
然其^花蒼終無能名者

王介甫作韓魏公挽詩云木嫁曾云遠官泊山摧果見哲人
委時^華山崩京師木水燃為中的人^然多不見木嫁出處按曰
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兩木水凝寒

凍烈數日不解寧王見而笑曰詩云樹稼遠官怕必有大臣
當之其名明年王薨

窟礪子亦云魁礪子作偶人以戲嬉歌舜本喪家樂也漢末
始用之於^嘉會^齊後主高謙老所好高麗有之有^見曰唐音律志
今字作傀儡又留^留漢武帝王^師仲所造云其元^原出於^原羗中^羗菓
栗其名悲菓出於胡中其声悲尔云胡人吹之以篤中國馬
云琵琶四絃漢樂也初秦長城之後有絃而鼓之者及漢武
帝嫁宗女於烏孫乃藏琴為馬上樂以慰其鄉國之思推而
遠之曰瑟而引^引述之曰^引瑟言其便於是也

張易之行成之族孫則天煬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入侍

昌宗薦易之器用过臣即令召見寵居群臣之名補闕朱敬
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慾之情愚家智同賢者
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之言也陛下內寵有薛懷義張易
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尚食奉御初摸自言子良寶潔白美須
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云湯道此津过于薛懷義專欲自進
堪克禰內供奉元無禮無義謚于朝聽臣愚或在諫不敢不奏
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一百段唐史日出書群
載斯語父子兄弟君臣薦獻進納如此亦可謂之穢史矣
易正義釋孕願云孕是動義如手之捉物謂之孕也今世俗
以手引小兒季行謂之多莫知其義此以現之乃用手捉則

當為之孕也

○物類相感志

嶺南多風遇雷雨則癭長三尺如人狀謂之楓人玉大唐東
夷所貢色赤長如寸積之可以撚鼻

○宣室志

明皇狩述如射中大鹿張果曰千年仙鹿也漢武帝時有生
獲此鹿者帝活之且命以銅牌識其年月果子左在角上得一

小牌

竇參為御史中丞夢德宗以文錦半臂賜之解者曰半羊者
朕肱之衣也公其居肱股之位後教日果拜相李賢卒九十母

以下至卷末
當併入讀子
隨識

夢賀曰上帝羣仙之居也還遷都日月圃建白寤宮以某業
於詞名與文士數輩其為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某輩
樂章今為禪仙人中甚樂頌夫人無以為念

常舉生一月胡僧見之曰別久得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眾
問其故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

太和中周僧生有道術方仲秋月色澄瑩有數客未問曰我能
掣月置之懷袖目取數百筋繩而駕之客步庭中伺馬馬忽天

地曠黑仰視天無纖雲俄聞僧呼曰某至矣手奉其出月寸
許一空生盡明寒入飢骨食頃如初

士書遭唐以能詩名嘗得句云水底有天春春人寂間無路月茫茫
忽見二素衣婦人閑治徐步吟賞以句數日唐卒

有人見群僧浴水中問之曰此玄陰池也又曰檀那可听吾
徒之梵音於是合聲而噪乃群蛙也

元和初裴晉公征吳元濟至境上發目地得石刻有鷄未肥
酒未熟之語解曰鷄未肥肉也肥法肉也肥酒未熟無水也
酒去水為酉也破賊其在已酉乎後平蔡以果是日入城

○博志物

緱氏他鶴觀道士皆精專法籙每年九月三日有一道士得
仙至其夜皆不扃戶以求上升張謂忠為縣令令勇者觀之
見一黑虎入觀啣一道士而去至明并無得仙者竭忠大獵

格殺虎數十或簡玉簡或冠被人髮骨甚多皆每年得仙道也

○獨異志

李亢

李德裕奢侈不食一椀羹其費約錢三萬襍珠玉寶與堆黃珠砂煎汁為之過三煎即棄其澤

明皇問富人王元宝家財多少对曰請以纒繫南山一樹南山樹尽臣纒未穷

○括異志

張師正

樂史為西京留御史當夢帝命召俄見宮闕壯麗帝曰而玉求嗣吾為擇之少選一人至帝曰中原求嗣汝生勿辞頓首祈免者再三帝鞋造遂唯而去旁拱音者曰此南岳赤脚李仙人也常酣於酒明年果生仁宗

天聖明道京師市井凡物之象美者即曰曹門好物之高大者即曰曹門高景祐初仁宗冊曹王女孫為后費考成成都人取人生年月時成卦為執華後有卦影所益皆唐衣冠綠位與唐官次豈非唐之精像歟者為之欵列煇章侍郎有別第在襄陽煇卒長子庫部又煇九十乃粥其為茅煇處事所得夜聞呼曰庫部未俄一人頂帽從數鬼叱茅曰我第尔何敢遽速出無賈禍也煇九三夕至其声愈厲第叱曰尔昔為鬼矣尚恃貴氣敢尔邪若我擅居尔第宜迫我出尔子不能保有先人舊序盧售貨於我尚敢逐我邪言訖返叱令速出鬼遂遁去

○祖異志

待制查道奉使高麗晚逾一山而止望見沙中有一婦人紅裳雙袒髻鬟紛亂肋微有紅鬣查命水工以篙扶於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覆身望查拜手感恋而投水工曰某在海上未有見此何物查曰女人魚也能與人姦處水族人姓

○異物志

鸚鵡螺狀似覆盆頭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為名離殼出食飽則還殼中若死魚所食殼乃浮出為人所得秦白兩紫文如鳥形故因其象鳥為作兩目兩翼也

橘白菴赤矣皮馨香有味交趾有官橘長一人秩二石百主

貢御橘

大秦國以琉璃為墻

大秦提行

○臨海異物志

狼狽民與漢人交閉常夜為市以鼻嗅金知其好與惡鹿魚長二尺餘有角腹下有脚如人足

海月大如鏡白色圓長死海邊挂如搔大_其中食土肉_正黑如

小兒臂大長五寸中有腹無_目可炙食冒叔邪異物異志魚

跳躍則蜺蜴於草中稍相依便其浮水上相合事意莫_正水

底蜺蜴還草中

○長安志

結麟樓七聖記曰鬱_華赤文與曰同居結麟_黃文與月同居

鬱華白精結麟_月精又太上黃庭內景玉經曰高奔日月吾

上道鬱儀結麟善相保梁_子注曰鬱儀奔日之仙云典作

麟_結未知作何字

驪山在縣南東二里驪_戎耒居此按土地記曰即藍田山也天

寶元年更驪山曰會昌山七載又改曰招應山

○南越志

沈懷遠

南越之地斗牛之分揚州之末土也南有大山是為秦望天

有石厓峻起壁立五星會於南斗牛南海尉任囂知其徧散

之氣遂有志_馬言遂病且死召真人趙佗行南海尉事故今

呼佗尉漢高帝遣陸賈立為南越王

內有金簡玉字夏禹得之以知百川之理也秦二世

另起

○北里志

平康里三曲妓中錚錚者多在南曲循墻一曲^曲俾^屑妓新居
 三中各有三教^曲跡事植花卉^曲蛭石盆地妓多假每俗呼爆炭
 應以難息^姑之故故妓^真衰者為之諸女自幼^巧為^巧育亦有良家子
 悞墮其中無以身脫諸母亦無夫未甚者^哀為諸^口紙將之多
 有游墮者為諸娼拳^弓為^弓廟客保唐寺有講席旬^二五日
 諸妓相率听為皆納假母一緡然後能出或措文約同行則
 不^可窻^不納賢於假母故保唐寺三八士子極多有姬^号汴州娑
 育教妓每召飲率以三環繼燭則倍之天水術^哥字降真龍
 歌與^却奉^之為^奉席^之糾寬猛得所^却奉^奉巧談諧常有名賢^醜
 飲乾符中狀元孫^握惑之與同年教人多其在舍^典內妓之
 頭角者為都知^奉奉^奉降真是也^典中一篇^席四環見燭則倍^新
 即君更倍故曰漫分錢一日同年宴^奉奉^奉之^奉伍疾不^奉奉^奉令同年
 李深之為酒^糾狀元吟曰南行忽見李深^手舞無風令不疑
 任尔風流兼醞藉天生不似^却都知

○翰林志

李肇

登翰苑者謂之陵玉清翹紫霄

翰林舊規云陸^宸撰光院倒^榜于院堂云貴調金鼎^鮮視草
 之煩^勞山山擁碧^幢釋^授毫之羈^東固人臣之極^致亦翰^苑
 榮華至於察風俗於一方^掌貨泉於三使^無也為盛也抑又

次為各請出錢用光玉置^署李士初入院賜馬一疋謂之長借
馬夫盈庫供惟褥^璫琳庫拱梳鏡翰林事盛云^執王所至請
托為文金帛豐積人謂新織筆耕

○續翰林志

蘇易簡

太^宗曰詞臣實禳仙之職也玉堂東西壁悉畫水以布之風
濤浩渺瀛洲之象也修篁皓鶴悉畫廊廡奇花異木羅植軒
砌風傳禁漏月色滿庭真人世之仙境新李士入院上事宣
徽告報^院勅設儀薦宿陳齋幕大官備脩饌上尊酒茗悉至赴
設者止鳳閣舍人餘不得預坐居是職者苟能節用以安貧
杜門少首事探真如之肯^肯浩然之氣未者瞻望其出處時
者君擾假其顏色逍遙卒歲非神極而何

國朝舊制有殿前承旨願甚^孫禕太宗以名稱混禕改為三
班奉^職

○廣志

木實曰櫛柳無枝略如挂其顛生穉而秀生棘針重壘其被
方琢之以為口實亦出交趾

瓜之所出以遼東戶江嫩煌之種為美有魚瓜狸頭瓜密爾

瓜瓜臂瓜羊髓瓜瓜如解出京州日陽城御瓜有青登瓜大如三

斗魁有桂花枝長二尺餘蜀地温食瓜至冬食熟日及木權

也薇蕪香草魏武帝以藏衣中蕪綠葉紫花魏武以為香燒

之

安息本頭雀高八九尺張翹吏餘食大麥如公瓦白玉美

者可以照面出交州青玉出倭國赤玉出夫餘瑜王玄玉水蒼

玉皆佩用莫雅其珠色黃生東夷又有明珠又有夜光大珠

皆徑寸或圓二寸以上黃支形至圓置之平地終日不停

○方外志

王江魏之巧考城人常奉周易李窈不遂慨然有超然之至志醉

則臥衢路或值雪則邏者戲以雪埋之其氣蒸然消釋尽去

或值其晏坐停竊听之潺後之然若流水之声此蓋仙經所謂

飛入腦精昼夜之間水声潺湲不絕者是為金丹第二轉之應

也

張明者永靜農家子也有道人者呼去入罕山授以修煉內

丹之法明後館於劉毅毅一日塞其兩楹間或毅立跣踏上明

袖臂中立頃撼支体衛而噉者數四忽仰而大呼噴吐一赤
瓦其大如摘霞彩四發時敵家人婦皆竊窺之光芒射出隙
問皆驚明却立須臾復役吞之出毅曰此吾五十年所養也
翌日不告而去莫知所之

○華陽國志

眉中山川禱祠皆種松柏太守王濬以為非礼皆使燒除取
其松柏為舟舡惟不毀禹王及漢武祠李勢時涪凌樂氏婦
頭上生角長三寸三載之人周郡專心候其文富家多奴乃
為於家中起一小樓令奴更上視氣見一氣即白群自上視
故所言多中蜀有介力士能移山奉鉤每王夢輒立大石長
丈重千鈞為墓志金石笥是也号曰笥里

○西感志

波羅李斯國佛轉法輪處在女國也

摩訶賴國有阿耨達士山王舍人城在東山南竹園精舍在
城西有佛六年若竹處摩竭陀國正月十五日僧俗雲集觀
佛舍利於光而花

周顯王之世蜀里有褒漢之地因臘國中與秦惠王遇惡王
以金一笥遣蜀蜀王王報珍玩之物化為玉惠王怒惠群臣
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地王喜

○鷄林志

龜山有佛龕林木益遂傳云羅漢三藏行化至此滌齒揚枝
挿地成木淨水木所着今為清泉國人以佛法始具之地散所崇
奉高麗僧住寺修行者或犯戒律配白黑二山亦輕尔亦遣籍
其子孫仍髡受差役

僧娶婦者不得居寺

高麗善染采紅紫尤妙紫草大梗如鞋丹穉汁染帛甚鮮高麗人
多織席有龍鬚帶藤席令舶人販至者皆草席織之狹而紫
紫上亦有一小團花

高麗黃漆生鴉上六月刺取潘色若金日暴則乾本出百濟
今漆人覩新羅漆

高麗王於國中出債收有息陳道曾入其國為商云今以官奴
求息俾之日納磨絲貌好者倍其收若得子則亦爾為奴婢高
麗僧衣磨納者為禪師納甚精好

○九城志

梁孝王自汴洲築蓼隄至洛陽三百里

穀城神農嘗五穀於此名穀城

松榆社

另行起

漢高祖鄉社名飛山越時海飛來

召伯其甘標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耒龍泉在延州牧龍川多

產駿馬

華山神祠能興雲致雨直市在耀州物無二價故以直市元

名唐李德裕築琉
瑤城於漢源

小隴山一名隴岷阪九迴上者七七曰乃至

南光元碧落觀唐神龍中見黃云雲赤霧翳然醫前後三日
但聞斤斧之聲暨霧散雲斂有宮位出木母家在光州乃丁
蘭母也鼓角山在蘇州蘇每天歎雨即光鼓角鳴

錢塘在餘杭初為潮水所損州人華信自以私錢作塘捍海
因名錢塘

犇牛堰在常州故老猶相傳古金牛犇此故以名之鍾山晉
永加元年因水有大鐘從上墜水中驗銘是集時樂器因以
命名王女墩在宜春天將雨即有五色雲湧出石間居人謂

之玉女披衣五孝子城昔有五孝子共居此城城在大名府

○陳留志

陳留有陵樹鄉北有澤有天子死園有秦樂廡漢諸帝以馴
莽猛獸陳留有人聚王五邑被又積屍處

○名山志

石門山有兩巖間微有門形故以為稱瀑布飛瀉翠卒曜破
石溪南三百里又有名帆脊黃輿破石等渡者色甚同傳云
古有人以破石之半為石帆故名彼為否帆此名破石

...

...

...

...

...

...

...

...

...



